

西去旅游列车上，一对老夫妻又从窗口小桌下的行李袋里摸摸索掏出小茶具，泡起铁观音来了。一路上，不知多少次了。他们招呼我一起喝，我说我不渴，谢谢。这当然是很“土”的回答。渴不喝茶与渴不渴哪有直接关系？想喝茶更纯粹就是因为想。我的目光没有放过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，但还是注意到这对老夫妻三杯两盏过后，就不见了旅途的疲惫，悠闲地聊起家常来了，语音也明亮起来。他们之所以在嘈杂拥挤的车厢里一次次很费事地泡茶，这就是茶瘾的势不可挡了。而过了茶瘾的心花怒放、神采焕发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其实我也是有茶瘾的，只是不好意思喝他们带着准备一路喝去的价格昂贵的好茶，很虚假地推辞。

一种爱好日积月累就成了瘾。佳茗的诱惑因了一次次的反复与叠加而形成的牢固的习惯——喝茶喝习惯了，再也离不了啦，就生成茶瘾。

茶瘾大多在宁静的时刻悄然而来。茶瘾来时绝不急躁、绝不狂乱，而是像冬夜里淡黄色的灯火柔柔地照耀，又像是妻子温顺地款款走来，以微笑提醒：喝茶吧……也许此时你正忙着，你正好有别的什么瘾在诱惑着，还顾不上茶，茶瘾就会谦逊地退到一边去，耐心等待。

有一次到外地，某个间歇，突然，就像母亲的手摩挲着脊背，像思念恋人的涟漪一阵阵荡漾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茶瘾君临了。这才记起，已经两天没有茶的陪伴了。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”，何况两日？距离产生的思念，距离产生的美，如此强烈！昔日在本地，在家中，茶瘾是淡雅的、含蓄的，在远离家乡的异地，久违佳茗的时刻，竟如此波涛汹涌起来。可此时到哪里寻找铁观音呀，急匆匆到附近的超市寻觅，没有。再找，沿着街市找去，到底走了多远，全然不顾，终于找到了……

茶就是这样的风物，叫你迷恋故土、守望家乡，叫你热爱土地、思念亲人。茶瘾是一种心悦诚服的约定，一种道路一样通向美好的、很难改移的行径，一种高雅的召唤，召唤我们去享受生活、创造生活，去迎接健康与快乐……

老肖假装和颜悦色，让我解释一首诗。逐词逐句地解释，跟着他的手指头。还好是别人的作品，北岛或者是杨炼的。冬天，暖和的阳光斜照在他的手指头上，我不情愿地跟着一路乱说，眼前小虫子飞来飞去。不要以为老肖那么好蒙，说不定他就是想称我斤两，你看他不停地把老花眼镜摘下来又戴上，眼珠子放得老大，狡猾狡猾的。

老肖的桌子边上放了把椅子，好让他感觉是医生在给人看病。《上海文学》的房间里每个编辑桌子的一侧都放着一把椅子，只有老肖靠窗，被笼罩在阳光中，享受德高望重的

会极其姣好地来，这时我会突然醒悟，对呀，怎么忘了她呀！便下意识地不紧不慢地动作起来——为了美美地享受这个过程——清洗茶具，达到一尘不染的程度；烧水，听水——听一种预告美好品味就要开始的圣洁的天籁，开启接受的心扉……结果就不必贅言了——这以后一定是要写点文字的，一定是写诗或散文，一定是写得不错的，这时不可写小说，不可写杂文或评论，因为不够纯真，不够优美……

也有茶瘾为践约而来的时候。酒足饭饱之后就是这

样的时候。这时一定会想起茶，别无替代。这时的茶瘾是无声的指令。茶来了，迫不及待地，用上好好水冲泡的上等好茶下肚，给胃肠预期的整合与升华，那个滋味难以形容！化油腻为清澈，化混杂为有序，去邪，澄明，让人沉静，让人通体舒泰、神清气爽……

茶瘾是来无影，去无踪的，有点神秘，有点不可思议，可又是实实在在的，深邃的。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下，坠落茶瘾的深渊还真难以拯救，但话又说回来，拯救也容易——来点茶就行，最好是铁观音，一小撮也就够了。

有一次到外地，某个间歇，突然，就像母亲的手摩挲着脊背，像思念恋人的涟漪一阵阵荡漾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茶瘾君临了。这才记起，已经两天没有茶的陪伴了。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”，何况两日？距离产生的思念，距离产生的美，如此强烈！昔日在本地，在家中，茶瘾是淡雅的、含蓄的，在远离家乡的异地，久违佳茗的时刻，竟如此波涛汹涌起来。可此时到哪里寻找铁观音呀，急匆匆到附近的超市寻觅，没有。再找，沿着街市找去，到底走了多远，全然不顾，终于找到了……

茶就是这样的风物，叫你迷恋故土、守望家乡，叫你热爱土地、思念亲人。茶瘾是一种心悦诚服的约定，一种道路一样通向美好的、很难改移的行径，一种高雅的召唤，召唤我们去享受生活、创造生活，去迎接健康与快乐……

茶瘾是来无影，去无踪的，有点神秘，有点不可思议，可又是实实在在的，深邃的。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下，坠落茶瘾的深渊还真难以拯救，但话又说回来，拯救也容易——来点茶就行，最好是铁观音，一小撮也就够了。

有一次到外地，某个间歇，突然，就像母亲的手摩挲着脊背，像思念恋人的涟漪一阵阵荡漾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茶瘾君临了。这才记起，已经两天没有茶的陪伴了。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”，何况两日？距离产生的思念，距离产生的美，如此强烈！昔日在本地，在家中，茶瘾是淡雅的、含蓄的，在远离家乡的异地，久违佳茗的时刻，竟如此波涛汹涌起来。可此时到哪里寻找铁观音呀，急匆匆到附近的超市寻觅，没有。再找，沿着街市找去，到底走了多远，全然不顾，终于找到了……

茶就是这样的风物，叫你迷恋故土、守望家乡，叫你热爱土地、思念亲人。茶瘾是一种心悦诚服的约定，一种道路一样通向美好的、很难改移的行径，一种高雅的召唤，召唤我们去享受生活、创造生活，去迎接健康与快乐……



旧时的上海，被众多帝国主义统治，就被划出几块势力范围，这就是租界，即称作“租界”，我们就是“房东”了，非也，虽然在此范围里的地盘称作为租界，其实所有权统治权都归这帮黄毛碧眼的东西了。这就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，就是在我促的国土上另外建起了两个国家。

两个租界，主人不同，制度各异，行驶的交通车辆也互不相通，英商的有轨电车如8路的，从杨树浦到外滩（如

今的中山东一路）就掉头，路轨只铺到爱多亚路（今延安东路）为止，绝不超越一寸，法商的有轨电车到法大马路（今金陵东路）头里就向右转绝不超越爱多亚路一步。但是也有例外，无轨电车是英法租界互通的，如17路却从江西路直通到打浦桥，24路从澳门路开到老西门，18路从北站通到斜桥。

说起甘露寺，人们自然会想起《三国演义》中刘备招亲的那个坐落在江苏镇江的甘露寺。本文所说是始建于南宋绍兴16年（1146年）的福建泰宁甘露寺。因寺庙岩穴上方有块钟乳石，形似龙头，一年四季间隔滴泉，水质清甜甘冽似甘露，故名。甘露寺由上殿、厝楼阁、观音阁、南安阁组成，建造在下窄上宽，呈倒三角形的高约80余米，宽约10-30米的大型单体拱形岩穴中，以一根粗大的木柱在中间撑起四幢重楼叠阁。整座寺庙采用木质结构，并以“T”形斗拱相连接，不加片瓦，不用铁钉，全靠构件互相卯榫咬合，属重檐歇山式木构古建筑。据说，十二世

纪末，日本重建奈良东大佛殿时，曾派名僧重源法师入闽学习甘露寺的斗拱建筑工艺。素有“汉唐古镇，两宋名城”之誉的泰宁，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。西汉初，闽越王无诸曾在此建立行宫、巡游校猎。南唐中兴元年（958年）置为归化县。北宋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哲宗即位后将孔子阙里府号“泰宁”赐作县名，寓“泰平、安宁”之意，并褒扬该县习俗淳厚、文风鼎盛。据史料记载，从唐僖宗乾符二年（875年），李恒足考中进士后至清末，泰宁共考取进士56名，其中状元2名，即叶祖洽与邹应龙，

分别是北宋神宗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庚午科状元和南宋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丙辰科状元，举人、秀才不计其数，开创了“隔河两状元，一门四进士，一巷九举人”的科举盛况。

泰宁保留着以明代建筑为主体的从明初到晚清500多年中各时期的建筑物，其中以尚书第堪称明代建筑经典之作。尚书第是明末兵部尚书兼太子太师、柱国少保李春烨的府第，建于明代天启年间，已有380多年历史。尚书第占地面积约54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，建筑规模宏大、端庄典雅、布局严谨、工艺精良，具有大面积、大甬道、大空间、大回廊、大台阶、大厅堂、大架梁的特点。其南北向大甬道上，一字排开建有南门楼、北仪仗厅和坐西朝东的五幢

主体建筑，以及书院、辅房、马房、后花园等附属建筑。主体建筑每幢三进，用封火墙相隔，有廊门联通，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。尚书第既借鉴京城官府建筑的恢弘气势，又糅合本地府第式建筑的元素，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总体和谐、布局完整、流线舒畅、左右对称、前后错落、高低有序的审美标准，有专家比喻福建古建筑是“中国地上古建筑的巨型博物馆，其中泰宁古城鹤立鸡群，尤为显著”。自然景观的秀美、历史文化的积淀赋予这座古城以灵秀与魅力，灵秀泰宁、气韵雄厚，魅力泰宁、清雅隽永。

《上海文学》已经六十岁了，多么奇妙，我也虚年六十，算是同龄。一本文学刊物对于作者意味着什么，恐怕不能抹去一同走过的岁月。很多年过去，发生过很多事，想起离去的人物，忧伤不再凛冽，犹如冬日的阳光，它暖和地斜照进窗，让你觉得身上的那层冰冷坚硬在分崩离析；想起仍在那房间里坚持为他人做嫁衣的人们，你发现自己在微笑，从午后到傍晚。

老肖，肖岗，原《上海文学》诗歌组长、副主编，他的诗集在我书架上亮了。画家从文学中得到了意外的图式。

把虞山派放在第一个讲，不能说是没有私心的，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虞山弟子。而且，虞山派自明代创立以来，一直到现在，都是琴坛上影响最大、人手最多的琴派，古琴的发展和兴盛，离不开一代代虞山名家弟子的努力。

虞山在现在的江苏常熟境内，所以虞山派又称“熟派”。说到虞山，不得不提琴川。有人说，琴川是虞山脚下一条小溪的名字，这是不对的。其实在那里有七条并行而行的溪流，正好像是古琴的七根琴弦，所以才合称“琴川”。这七条小溪仿佛暗含着常熟与古琴难解的缘分，这里自古就琴人众多。当年严天池祖师曾结立琴川社，所以虞山派又有“琴川派”的别名。

虞山派大约形成于明中叶，严天池祖师有感于当时琴人边习“繁声”，在继承常熟琴学的基础上又综合诸家之长，以“清、微、淡、远”的琴风来“黜俗还雅”。这有点像三曹七子改良汉乐府，北宋诸家改良曲子词，带有把民间艺术“文人化”的意味。这种努力得到了当时琴人的普遍认可，虞山派影响迅速扩大，“清、微、淡、远”更是被习琴之人奉为圭臬。

虞山派的历史倘若再往前推，可能就要归入隋唐之际琴师赵耶利认为清婉平和、有国士风范的“吴声”里面。再往前，如果能推到三国时期的话，“曲有误、周郎顾”的周瑜应该也是“吴声”先驱。

虞山派能够一直活跃至今，离不开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李子昭、沈草农、查阜西、彭祉卿、张子谦、庄剑丞等28位古琴家发起成立的“今虞琴社”。今虞琴社虽以“虞山派”命名，但本着继承发扬古琴文化的目的，其实是兼收并蓄的。社员里好多都是来自其他门派的好手，大家互相切磋，对现代古琴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当初严天池祖师创立“虞山派”的初衷，并非仅为传己一家之学，而是为振兴整个琴道，虞山派的琴声能够绵绵不绝，也正是因为它的博采众长、包罗万象。后来陆续加入今虞琴社的著名琴人里，还有姚炳炎、吴振平，以及太师傅吴景略先生。

吴景略先生可以说是虞山派的现代集大成者，巧的是，他也是江苏常熟人，现在在常熟还有吴先生的纪念馆。吴先生在虞山派“清、微、淡、远”的基础上更有创新，他的演奏以气韵见长，既有北地之雄奇豪放，又有南方之清润柔婉。据说在当时有好多人都因为听了吴先生的演奏，才有兴趣学琴的，而要学的也都是吴先生的琴艺。所以后来，又有了“吴派”的说法。这吴派的“吴”并非吴地之吴，而是吴氏之吴，其实应算是虞山派的分支。我的老师在上海传承吴先生的琴艺，所成立的琴社名为“鸣玉庐琴社”，又可看作是吴派的一个分支了。

吴景略先生平生最爱的一支曲子是南宋郭楚望所作的《潇湘水云》，此曲并非虞山旧传，《神奇秘谱》《五知斋琴谱》等古谱都简单解释其为徜徉山水的隐逸之态。然而，吴先生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和体味，发现这里面其实还含有更深沉的忧国之思，并在此基础上花大功夫重新打谱，成为该曲的最经典演绎版本，也堪称虞山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。

此外，虞山派的著名琴人还有许多，在发祥地江苏常熟也有不少弟子在活动，限于篇幅，不再赘述。

江湖名号：虞山派（琴川派、熟派）

祖师：严澈（天池）

琴风：清、微、淡、远

名曲：《梅花三弄》《胡笳十八拍》《潇湘水云》《梧叶舞秋风》

名家：徐青山、吴景略、翁癭昌等

秘籍：《松弦馆琴谱》《大还阁琴谱》

下一回：源远流长说川派

琴道正宗虞山派

——琴的江湖之一钟 菡



蝶恋花·庆嫦娥落月

吴家龙

探月工程三步走。数十春秋，昼夜攻坚守。金兔飞天今日有，昂昂仰望旬余久。

喜庆吴刚酬桂酒。落月嫦娥，舒袖蟾宫后。玉兔遨游率手秀，人间起舞霓裳奏。

注：探月三步走：第一步绕月探测；第二步落月探测；第三步无人采样返回，简称绕、落、回三步走。霓裳，即霓裳羽衣曲，盛世华章也。

老肖假装和颜悦色，让我解释一首诗。逐词逐句地解释，跟着他的手指头。还好是别人的作品，北岛或者是杨炼的。冬天，暖和的阳光斜照在他的手指头上，我不情愿地跟着一路乱说，眼前小虫子飞来飞去。不要以为老肖那么好蒙，说不定他就是想称我斤两，你看他不停地把老花眼镜摘下来又戴上，眼珠子放得老大，狡猾狡猾的。

老肖的桌子边上放了把椅子，好让他感觉是医生在给人看病。《上海文学》的房间里每个编辑桌子的一侧都放着一把椅子，只有老肖靠窗，被笼罩在阳光中，享受德高望重的

优待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啊，每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大概都像门诊部，破桌子烂椅的就给人也给作品号脉处方。那时候编辑是可以打个电话写封信把作者叫到编辑部来喝茶的。没犯规，也没违法，就是近来没怎么写，或者稿子有点毛病，也可能其他方面，总之想教训你几句。写诗的不太在乎，不服气也不争辩，不想改就不发表吧，什么了不起。写小说的比较顶真，据说他们时不时地要去编辑部争个明白，很不像话。

不，我其实还是在乎发表的，那时铅印出来如果错一个字会难过两三天，哪里像后来，

谁把最后一行印到第一行我当假的。不不，我其实现在也还是在平发表的，编辑说选了我自印本里的几首，我说还是专门写吧，机会请给我留着。

阳光斜照的房间

王小龙

我说说原因。对文学刊物来说，发表一些文辞诡异、内涵玄妙的诗比较合算，既对得起编辑的中文功底，又对得起文青偏爱半生不熟的胃口。如果希望发表的作品有反响有评论的话，评论这样的诗最容易找到了，这班学而有术的朋

友，谁不愿意表现你们不懂我懂？信不信，三十多年来这套文学势利眼的花样经没多大改变。我这种怎么白怎么写不过是日常生活普遍认识的诗，刊物发表要冒点落身身价跌档次的风险。至今记得人家指出我凭直接经验写作时的不屑，自惭形秽啊。没什么可抱怨的，既然选择了与经院与虚伪为敌的写作路数，咎由自取。让我不至于孤立无援、举目无亲的原因之一，是这本刊物以它的声誉站在我背后。我发表得不多，但相对当年也主张口语又写得更好的诗人，我算幸运的，你想写诗的人有多少啊，写得好的又有多少啊。

十日谈

《上海文学》之缘



夜光杯